皇明從信錄

皇明從信錄卷三十七

秀水沈國元述

癸巳萬曆二十一年

正月平壤大捷我師于初四日抵肅寧館倭酋行長遣將吉兵衛三郎餘倭二十一人同通事張大膳來安定館迎沈惟敬覘虛實李將軍檄游擊李寧生縛之倭猝起格鬬止獲吉酋三輩李將軍按寧申令一軍股栗六日抵平壤度地形東南並臨江西枕山陡立而迤北牡丹臺高聳最要三倭列拒馬地砲以待遣南兵試其鋒佯退是夜倭襲李如栢營擊卻之李將軍因部勒諸將諭無割級攻圍止

東征獨此捷凱最首功

缺東面屬游擊吳惟忠攻牡丹峰陰取西南以倭易麗兵令祖承訓等偽妝潛伏八日黎明鼓行抵城下倭砲矢如雨軍稍却李將軍手戮一人我師氣齊奮聲震天倭方輕南面為麗兵承訓等乃卸裝露明盔甲倭急分兵拒堵李將軍已督楊元等從小西門先登李如栢等隨從大西門入火藥並發毒烟蔽空方戰酣時吳惟忠中鉛洞胸血殷踵猶奮呼督戰而李將軍坐騎斃于砲易馬馳墮塹鼻端出火麾兵愈進我師無不一當百前隊賀首後勁已踏突舞于堞倭遂氣奪宵遁凡得級千二百八十五殲倭宗逸平秀忠平鎮信餘死于火及從貞坎跳溺無算腥聞十

里、眞奇捷也。叅將李寧、查大受等、率精兵三千、前伏江東僻路、復獲級三百六十二、生擒三倭、乘勝追襲。十九日、李如栢遂奪開城、得倭級百六十五、朝鮮郡縣、如平安、黃海、京畿、江源四道並復、王歸平壤、惟咸鏡道爲倭酋淸正拒守。聞開城已破、則並奔王京。王京爲朝鮮都會、左江源、右黃海、南全羅、東慶尙、咸鏡、忠淸爲之犄、所頗據有天險、而我師既連勝、有輕敵心。二十七日、去王京九十里、李將軍引梟騎二千、前往踏勘、至碧蹄館、猝遇倭、圍數重、李將軍督將士殊死戰、從巳至午、一金甲倭前搏李將軍急、賴指揮李有昇以死護、刃數倭、竟中鈎墮、爲倭支解。李如栢李

朝鮮王始歸平壤

碧蹄失利

請立東宮
汀疏

寧等乃益遶擄夾擊李如梅箭中金甲倭墜馬會楊元援兵秋重圍入倭遂潰而我精銳亦多喪天且雨近王京平地俱稻畦氷解泥深騎不得騁倭背岳山面漢水連珠布營城中廣樹飛樓鳥銃自穴中出應時斃我師乃退駐開城征東考

閣臣王錫爵謹瀝密誠請立 東宮疏曰方今 國家之事莫大于 建儲而 皇上之美莫美于攬權獨斷乃前者冊典垂行而輒爲小臣激聒改遲 君有美而形掛事欲成而反敗莫可追悔已幸而

設多方以聚辦

皇上親發大信，定以萬曆二十一年舉行，且戒群臣不得激聒再收，于是群囂寂然，奉之如金石之堅，券契之信，而及茲春令屆期，竟未有先發一言者，蓋皆知 成命之在上，有所恃而無虞，又皆知撥繳之在前，有所懲而不敢耳。顧臣惟儲宮謂之春宮，其禮屬之春官，其祭繫之春坊，而其舉行之典，又必在于春月。即今上元節過，又春半月有餘，皇上上宮中片紙遲速，唯可以自裁，而至于諸司造辦器物，定十日期，則必在一兩月之前預先 傳諭料理，方保臨期無誤。

不獨苦心
抑且苦口

皇上舊二　撫賚殷繁檢點未暇以至稽延月期遇此春令
則外廷之臣必曰昔以激賠而改遲今以何名而又緩是
非蜂起道路喧譁臣等雖有百口不能爲
皇上按歷矣臣新從外來相見部科諸臣首問及此欲再
援　成命以請臣應之曰如　命已成何必再請此臣入
朝第一苦心一面對衆將順以防窺伺之口又一面自行
密請以實瀝汗之言蓋以稍受　恩私至深至重但欲早
明
皇上青天白日心事以少効犬馬報　主之忱而不欲使
外庭知其言出于臣以復蹈要功市名之轍者　疏于自

謄寫不託吏胥旋即封閉不示同官

皇上一覽之後乞即趁此時人未有請之先從中　降諭

決在春月舉行使盛美皆歸之獨斷而天功無與于人謀

則臣見嘵嘵之徒皆咋舌愧死而臣一生遭　主萬里歸

朝亦可少施顏面于班行矣奉

聖諭卿公清正直朕所倚賴今衝寒馳驅疾趍來京忠勤

可嘉朕心欣慰欲出與卿一見昨者連日侍奉

聖母稍覺勞倦今早覽卿密奏揭帖悉見卿忠君爲國之

誠朕雖去歲有旨今春行冊立之典昨讀皇明　祖訓內

一條立嫡不立庶之訓況今皇后年雅尚少倘後有出冊

東宮乎。封王乎。欲封王是背違 祖訓欲立東宮是二東宮也。故朕遲疑未決。既卿奏來。朕今欲將三皇子。俱暫一併封王。少待數年皇后無出再行冊立。庶上不背違 祖訓。下于事體兩便。卿可與朕作一諭旨來行。

閣臣王錫爵復並封疏曰。竊惟自古國家。雖有立嫡不立庶之說。然實謂嫡庶並生有子。以防搀越倫序。致啓爭端。今

皇上嫡子尚未生。而世子年已至十二齡。向來有待嫡之意。乃自今日發之。使臣等何以造次奉行。抑臣又惟

皇上所慮不過爲 中宮耳。而此事甚有成說。甚爲易處。

昔漢明帝取宮人賈氏所生之子命馬皇后養之爲子唐玄宗取楊良媛之子命王皇后養之爲子宋眞宗劉皇后取李宸妃之子爲子旋皆正位儲宮而三宮妃壓于嫡母之下未嘗加進位號今日事體正與此同與其曠延久以待將來未定之天數孰若酌古准今以成目下兩全之美臣之愚見以爲必如此行萬妥萬當且 皇長子旣以中宮爲母即係正嫡所生之母亦自不必加封上則使中宮安心撫養不必以子非已出爲嫌下則使 皇貴妃不失尊重不必以母從子貴爲嫌而四方聞之又皆仰服皇上善處母子嫡庶之間歡呼稱頌將垂之史冊而有光

奏臣謹遵 諭旨擬傳帖二道以憑採擇然尚望
皇上三思臣言畢竟節從後着可以曲全恩義鎮服人心
耳奉
聖諭朕覽卿所奏已知道了且一代之典行一代之制我
聖祖垂訓子孫以防僭竊名分之意豈敢背違 祖訓學
他人之假借以僭亂真哉朕今擇卿所擬前諭正合朕意
朕已批發卿為朕家事替朕費心特諭卿知之
禮部欽奉
聖諭將 三皇子一併暫封為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
嫡立長閣臣王錫爵上疏請收回並封 聖諭疏曰昨者

臣歸至寓所忽有六科給事中一齊來見虛稱　元子封
王從來無此事體　三王並冊名分如何可辨且責臣衆
恩如此甚里入　朝乃反爲
皇上贊成如此之疑事粉飾如此之題眾將來萬世誤
國之罪皆歸于臣繼而禮部堂官至亦稱該司議論與科
臣紛紛上疏將來恐又有繼蹤而至者臣之初心本以
宗祧大計不欲居名故述日
皇上所諭不傳一人令物議朋興　聖心愈晦不得不將
露前　諭中所云肯　祖訓二東宮之說以明此舉原出
睿裁宸斷而諸臣愈生疑慮以爲如此是

皇上萬萬年永無冊立之期反不如去年前年預懸定期。尚有一分指望甚而仰疑
皇上別有他意此非臣之所忍言矣。臣聞事必期于先定而後可以必行。言必採于衆人而後可以必信。今
皇上自知自信。本自洞然。而外庭洶洶如此所以然者。一則去年以前原無待嫡之 旨而今忽變前說。形跡似乎可疑。二則曾經諸臣累次陳請甚至有以此得罪者。
皇上主持獨斷必行之說以勝之。而今結局止此衆口安能遮服。三則 歷朝儲位嫡出無幾。
皇上六齡正位時。亦未嘗言待嫡也今不法近事而遠引

祖訓道路安得無辭此臣所以究引漢唐宋明主故事以感

動

皇上照此而行早定　大典萬萬妥萬萬當蓋誠有慮于此也

乃諸臣尚未知臣反復規勸之言謬臣奉　初即行略無

爭執臣既以赤心為　主終不敢滲漏一字自逃謗責但

念

皇上既稱不學他人以僞亂眞何故自處于展轉可疑之

地既以　祖訓為必可守何反聽山陰王搖摩無據之言

既降許臣公清正直欽委託　國事何萬里召臣席未煖

煖而使臣先蒙衆口之誚必不可一日立　朝臣固自揣

自能痛其始之差錯有負

皇上而臣志畢臣位亦不忍見風教之再見盛美之弗數

而必望

皇上俯從初議早息衆言者也

二十八日本

聖諭云昨卿等反覆勸朕早行冊立之典此原是朕去歲之命有何所疑因恐有違　祖訓以後事體難處故將三皇子暫爾並封隨該部再引前代之例欲今皇長子先拜稱號隨行冊立朕非不諒其苦心但恐以偽亂真非光明正大之道今外臣重復爭論不知疑朕是何主意深可痛

播事

一敗于白

万

恨。卿等輔弼親臣豈不知朕心何故又爲疑阻不肯擔當。倘後有悔將何以處朕爲天下之主無端受誣卿等何忍見之其于國體何今諭卿等知之。俱出邸報

光祿寺寺丞朱維京刑科給事中王如堅各疏請冊立。上怒甚革職謫戍閣臣王錫爵特疏懇救有旨免戍。出邸報

撫臣王繼光駐至重慶與總兵劉承嗣議分三軍以都司王之翰一軍軍川南綴黃平湄潭入副總兵曹希彬一軍軍川北綴永寧衛麻入參將郭成一軍軍川東綴安穩松坎入三道並進前詰婁山等關屯白石口應龍佯令黨穆照等約降因統苗兵據關衝殺萬弩齊發之翰軍覆餘殺

傷大賞會繼光論罷則撤兵委棄輜重略盡黔進師協助亦無功御史薛繼茂乃旋主撫應龍因上書自白也而蜀御史吳禮嘉劾郭成等失律

上謂本省朝廷原無意必誅大兵一至應自綁軍門請死令御史報與本省奏辨順逆懸殊行嚴查奏朕姑恩郭成等革任立功移蜀新撫臣譚希思星馳赴任與劉承嗣同貴州撫鎮相機征剿須之承嗣以疾乞骸骨兩省議無堅决

詔遣兵部侍郎邢玠總督以車駕郎張國璽主事劉一相贊畫會應龍碣揚黃白金入燕行間為原奏何恩執詣綦江縣出征

二月閣臣請會議　冊典不允復請　面陳冊儲事體不報。出卽報

閣臣王錫爵疏爲自省答　諭失詳閒言愧服懇乞　天恩容令認罪改正奉

聖諭朕卿懇請召對具悉忠懇朕非不從卿言因見大小諸臣紛紛疑訕不知是何人主使意欲何爲朕爲人君恥爲臣下挾制謗詛蔑訓國體何在以此未欲見卿今卿又有此奏若是認錯置朕何地朕正爲卿含忍欲商量別處之法不可黨衆激惱以辜朕意既是如此俱不必封少俟二三年中宮無出再行冊立

關臣王錫爵請定　冊典以信初　詔疏曰竝封之　論

臣所以不敢與群臣辨而直引爲已過亦自有說蓋連日

繙閱　祖訓委無　皇儲待嫡之條且　累朝二百年來

從無　長子封王之例禮官所執委難遊駁止有　穆廟

在　世祖朝曾封爲王然封王之時歷于莊敬太子之下

竝未嘗以元子受封也今幸　聖心洞然旋止封王之

命而再訂二三年冊立之期眞古帝王轉圜從善之盛德

群臣自可無言顧臣私憂過計在

皇上已成之詔旨雖不爭二三年遲速之期而在今日未

定之事機恐難息千萬人疑訕之口所以然者使

皇上去年降諭時原未說定今年舉行　冊立豫教之典
則將來自不妨支吾幽處今去年之　命既改于今年則
又焉知今年之　命不改于他日此群臣之所以疑也
皇長子始生之時業已爲之　頒詔　覃恩而　詔書內
所稱祇承　宗社及臣民仰戴等語乃明以　皇太子之
禮待之矣又稱大婚有年熊羆未協又明露彼時不能待
嫡之意矣此　詔一頒深　山窮谷九夷八蠻之人皆知之
而到今十二年之後却反別尋題目虛　儲位以待嫡子
此群臣所以又大疑也夫人情惟無疑則已疑心一生則
將誕及　宮闈之隱情將慮及千萬世之流禍雖堯舜在

上萬萬無此、而　朝著紛呶　詔令阻格，亦豈太平景象。
故臣復苦勸
皇上既有此含忍之心，莫若遂決此狐疑之計，使　冊立
豫教一旦並行，百官萬民群疑盡釋，豈非千古之快事哉。
外有抄錄萬曆十年　詔書一道，內將緊要句語用紅簽
票出，乞
皇上細覽深思，仍乞　答示一言。　宗社幸甚，臣民幸甚。
御札諭云：朕原無疑卿，但卿非云妄言之徒，以平淡處之。
今疑君侮上，愈甚朝綱倒持，朕豈不怒，卿亦何安。已將各
疏留中，看有無禮太甚，欲處一二，所以預戒卿黨衆，卿其

知之所進詔書朕非志之但此時奸人不待中宮有出無出希覬覃恩蠱惑朕意不論綱常之正嫡庶之分且去歲中宮微有小疾自昨冬已痊朕矣其冊立已有旨了卿不必附衆疑阻出文獻奏疏

或言並封之議原某少宰進于太倉一時大閧而止太倉身被攻擊絕口不言其故得大臣體謂少宰非有心作弄吾不信也出小品

閣臣再請定　冊典以息群疑疏略曰先是　冊儲議興人之初疑

皇上謂不欲以　恭妃壓　皇貴妃宮闈細嫌情或有之

故臣直任以爲易處調停拜嫡之條而及茲待嫡　命下則人更從于嫡字起疑　儲宮一日不定　聖心一日不明也　聖心一日不明人言一日不息也故臣爲皇上千思萬思總不如亟行　冊立以懾之因其愧而處之何人復敢爲疑悔敢爲黨附至于　覃恩之典請一切不行自臣而始又何人敢爲希冀敢爲蠱惑者至于　皇長子年近加冠未就外傅則自來所未聞　皇上縱欲少緩　冊立之期豈可不先行　豫教之禮此則事在不疑必當亟　諭禮官從除其儀　上請庶可以少安人心矣奉

上諭云孫敎還候旨行。出文虚奏章

時諜者言王京倭二十萬且聲闕白揚帆入犯經略急檄

劉綎陳璘水陸濟師

上益發帑金二十萬兩佐軍與李將軍分留李寧祖承訓等以萬衆駐開城命楊元等軍平壤扼大同江接餉道李如栢等軍寶山諸處爲聲援查大受等軍臨津而身自東西調度間倭將平秀嘉據龍山倉積粟可數十萬密令查大受選死士從間道縱火焚燬殆盡倭乏食東征考

禮部郎中陳泰來降極邊雜職貫嚴薛敷教于孔兼顧允成張納陛降三級調外任皆以攻許輔臣故也出邸報

東師議款初我師捷平壤鋒銳甚轉戰開城勢如破竹全羅麗兵亦報獲斂不復問款及碧蹄敗衄氣大索久頓師絕域海氣蒸濕瘟疫盛作急圖休息結局于是惟敬款議始用而倭芻糧並燼眾生惡擄聞我師發虎蹲等砲及戰車列江上翌日張其酋行長亦懲平壤之敗有歸志惟敬舌端靡靡可聽因得乘機張翕而封貢之議自此起經略既得請于　朝赦不窮追且得倭報惟敬書乃益令游擊周弘謨仝惟敬往諭倭歛王京返王子如約撤歸倭果于

四月十八日棄王京遁李將軍與經略以翌日入所餘米尚四萬餘包芻荳稱是因以大兵臨漢江尾倭後計乘間

擊傷歸而倭步步爲營用分番休迭法以退別將劉綎防兵五千趨尚州鳥嶺鳥嶺廣亘七十餘里懸崖雙削中通一道如綫灌木叢雜騎不得成列倭尚扼險而別將查大受祖承訓等繇間道踰槐山出鳥嶺後倭大驚前移釜山浦築居屯種爲久戍計我師乃張疑兵分遣劉綎祖承訓等屯大丘忠州檄調全羅水兵龜船分布釜山海口時倭已去王京渡漢江以南千有餘里朝鮮故土奄然還定兵科右給事中侯慶遠謂我與倭何讐爲屬國勤數道之師以力爭平壤以權收王京挈兩都授之存亡興滅義聲赫海外矣全師而歸所獲實多

要議撤兵　要處　妥計

上乃諭朝鮮王還都王京整師自守我各鎮兵久疲海外以次撤歸經略疏稱釜山雖瀕南海猶朝鮮境有如倭既我罷兵突入再犯朝鮮不支前功且棄考輿圖朝鮮幅幀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從正北長白山發脈南跨全羅界向西南止日本對馬諸島偏在東南與釜山對倭船止抵釜山鎮不能越全羅至西海蓋全羅地界直吐正南迤西與　中朝對峙而東保薊遼與日本隔絕不通海道者以有朝鮮也關白之圖朝鮮意實在中國我救朝鮮非鄉鄰鬪比朝鮮固則東保薊遼京師鞏于泰山矣今日撥兵協守爲第一策即議撤宜少需時日俟倭盡歸巢

安靜疏

既經陛而
有疑亦須
心而此彰
疑議靜之
且刻垂世
之弘謨也

留防戍部覆南兵暫留分布朝鮮量簡精兵三千善後餘盡撤如前議東征考

閣臣王錫爵疏曰臣幸得與諸臣並不諱之 朝事 聖明之主以至人無擇言言無擇官皆得揚眉吐氣論天下事豈非甚盛雖然言太輕則淫太煩則亂太執則頗太深則刻就此甚盛中亦不無太可憂者臣之所憂不為臣亦不為諸臣獨念上下相信而後政事可修相重而後論說可入今言不已而漸輕輕不已而漸厭使 君父視外廷之論奏如買豎之爭言因一人而疑衆人因一事而疑衆事上下之際無復相信相重之意後雖有忠言讜論亦將

議論歧啟之憂

略而不入此臣之憂也古稱有對則爭無爭無則黨立雖

聖明在宥萬不至如前代之黨禍然　朝中議論已分兩

岐恐因水火之爭至成左右之袒此以彼為邪彼以此為

邪使天下之士智力殫于相伺名望損于相詆即使一彼

一此一勝一負　朝廷亦止得一半人才之用若始于兩

議論角立之憂

持終于兩敗不但人才盡壞亦且國體大傷此臣之憂也

上有所處分而勢未必服則其勢必爭下有所爭執而上

未必亮則其勢必處處之而仍不服爭之而彌不亮則處

者益處爭者益爭下以忤上為高上以反汗為恥上下相

激何事不有譬之水然波方起而擊之以石則其躍彌高

救時弊者之文

主張于救弊之外含蓄于救弊之中如此則用言收言之益而不受言之害

譬之石然方出于火而即沃之以水則其壞爲速此又臣之所憂也大抵數年議論始于相矯成于相激事未必平是以有激激之一字即爲不平彼既不平此復相矯前弊雖矯後議復生議數更而難窮法數更而難守事數更而難睹其效人數更而難課其成政事不修紀綱不振皆始于此今日尚已成極重難返既不當激之過類又不當峻若防川則莫若導之使言而總之使一竊謂題覆宜愼聽納宜公覲刑宜先勘劾宜審向者

皇上嘗嚴出位之禁矣臣以爲此不必禁也古人所患于

朝廷者第以莫挑其咎耳如使言有歸着事有總萃則舉

盈廷何害。臣請一切章奏悉下部議。是曰是。非曰非。可行即行。當止即止。以言責事。以事責功。專有執持。毫不假借。使天下議論總條貫而歸六部。六部題覆別白黑而定一尊。恭言用之足為益。而妄言罷之不為損。則在廷議論。更患其少耳。所謂題覆宜慎者此也。孔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兩者低昂之間。實相為用。乃臣見近來聽言之弊。往往不問其所言之事。而先揣其所以言之心。故上之視言愈賤。則下之挾言愈貴。其究也上不勝下。尤不勝責。而聽言與用人卒兩不得其平。臣以為鄉有鄉評。官有官箴。使其人不肖。 朝廷原自有黜陟之權。而何必于

公聽納以平其險

聽納之時逆意深求如此自今請一斷于孔氏之說說言論言不主必貶就人論人不主必貴使士絕跲涯之望則無所為而言自公　朝廷授受之途則無所激而氣自平所謂聽納宜公者此也天下之人品不齊途同心異言同行異者誠不可不辨然必先用其賢而徐簡其不賢亟棄其長而薄責其所短然後衆心愧服物論自平乃臣又見近來淹棄諸臣之中蓋多素心騈行卓然流俗之外者而或屢推不報或一斥不復　朝廷既不盡得其才之用而天下且得借為議論之端此所謂推波助瀾煽之愈熾不若盡捐前件以次特表用之庶幾舉直而枉自錯忘我而

人自安所謂甄別宜先者此也　朝廷用舍多憑舉劾任
巳則耳目不廣任衆則毀譽易淆比年以來幾于　朝無
完人人無完行言者以為必有辨者以為必無嘗事者不
復窮詰有無但為調停量處若其事果虛則是近在輦轂
猶有不白之寃若其事果實則旣聞于　朝廷豈有不行
之法近時法紀廢弛勸懲不立人才缺乏推用不敷弊率
繇此請　諭廷臣以後論人者須的列年月明指左驗下
部查勘務求確實實者理法自甘虛者心迹自白被言者
虛實既定言之者是非自明所謂勘劾宜審者此也凡此
皆所以導之使言而總之使一以至臣所以自處處人者

亦敢聞于

皇上而併以告天下以與士大夫更始大威福還　朝廷

政事還六部此先臣徐階之言而臣夙所服膺者也然部

臣之題覆閣臣之票擬皆共此一事耳所事一所理一

事豈得自分彼此唐介有言身在政府而事不預聞即上

有所問何以為對臣既謬在此地一切政務豈得全不與

知然事各有主者亦非臣所敢自擅大興革大利病當亦

不妨商確就臣所見未必盡是各部院參酌事理題奏不

必盡以徇臣就部院所見間有未是臣等參酌事理請

旨裁決亦不必盡徇各部院事有可否事過即休言有同

以至公至當執事則上下相忘于無為矣

量其言過即休戀之期于至公至當其於國事而已史稱諸葛亮為相集衆思廣忠益布所失于天下謂僚屬曰諸君能攻亮之過則事可立也臣雖不敏請事斯語自今以往敢謂無過如其有過便當與天下明白見之與天下明白改之人以平心易氣言之臣以平心易氣受之臣素有淺中狷狹之名未必一旦化而為雅量願今事任及身茹荼如苦矯情以為

朝廷所與共理天下國家者大臣及百執事耳心須耳目耳目須手足今手足俛耳目耳目又俛心心與耳目手足相俛而身受其病臣誠不忍以臣等之爭而使病移于天下國家又誠不忍以天下國家之事為

末議前之說

臣等私事而使扶持國體調燮人情之勞反盡委之 君
父且天下有眞是有眞非是中有非非中有是不講自明
愈講愈不明不爭自定愈爭愈不定故臣願先自處于不
講不爭之地以成大臣小臣比付非非之忠事之理亂當
責之于臣臣之得失當付之天下已有未當即當舍已以
從人人有未確不妨舍人而從理此外嘵嘵苟非有大撓
時政大惑人心者請一切以諸衙究之言處之此臣所以
報 國家而忠
皇上之職分也抑臣又自維臣等以二三寒士忝預政務
惟精

皇上之知遇故其體隆精

皇上之明斷拔其事衆聲之星然依天而高依日月而明。

當其上列則有光芒及其下階與有無異若使 宮禁隔

于遼踐。 威顏遠于咫尺雖鈴閣之下即同外臣有何機

略而能康濟有何倚恃而敢主持且君臣相隔上下不交

伏願隱憂難以言悉即

皇上神聖獨斷群下莫敢窺然以此爲法後世必有受其

弊者天下見臣等備員輔弼之司而終歲不一蒙 接遇

則安得不輕宮府隔絕而茫然不知事之所出則安得不

疑猜怒有時而不測川來不測而疑章奏有時而不報則

兼不報而疑關臣處見輕見疑之勢日凜凜救過不給安能展布四體以佐　聖政萬分一哉伏望

皇上勤批答以明　聖斷平喜怒以調群情時　御朝講以圖政理而決壅蔽臣等亦得依末光奉　陛前以盡款款之愚忠若嚮故事不修　朝廷不治則治臣之罪以彰其慢惟

皇上少加意于臣言臣于前月中已進有　召見一摺方屏息俟報而特恐倉皇造膝之頃不能盡所欲言是用竊取周易泰交之義略陳要務如此蓋主與臣交大臣與小臣交當事者與言事者交皆所與共成泰道以定　國論

小西飛禪 小徐原和 安不人 戎止將小 西飛之 稱是原和 矣

以一致體者也。出文肅 參補

閣臣請　進講詩經孝經

雲南御史薛繼茂條陳緬夷方略及請釋祭臣李材。

上命釋之，海內稱頌。出邸報

上六月沈惟敬歸自釜山，同倭使小西飛彈守來請款，而倭

隨犯咸安、晉州，逼全羅，將復漢江以南，以王京、漢江為界，

李將軍計全羅饒沃，南原府尤其咽喉，乃命李平胡查大

受撫南原，祖承訓、李寧移南陽，劉綎移陝川。已倭果分犯，

我師竝有斬獲。兵科都給事中張輔之謂倭聚釜山，原佯

退誘　中例撤兵，圖漸逞，無故請貢，非人情。今猝犯晉州，

御覽略同

情形悉露。宜飭制征勦。遼鎮都御史趙燿亦報奴貢不下輕許。會七月十九日倭從釜山移西生浦。遣回王子陪臣而我師久暴露。一聞撤。勢難久羈。經略乃請留戍全羅慶尚云。全慶二道。在該國極南。慶讓稍東。全羅稍西。朝鮮稱曰二南。此倭犯必繇之路。為該國門戶。以蔽王京平壤。則室奧也。兩道守。則朝鮮安。而東保薊遼。舉安釜山。遙接對馬。倭所乘舟復犯。亦宜區處。議留劉綎川兵五千。吳惟忠駱尚志南兵二千六百。合薊遼共萬六千人。聽劉綎分布慶尚之大丘慶州。全羅之南原雲峰諸路。仍咨國王募武健赴綎訓練。全羅諸道產炭鐵。宜教演火砲。併及時築壘

脩溝扼險其世子光海君琿頗英發諭令居全慶間督師劉綎特加禦倭總兵銜吳惟忠等並聽劉度各兵計餉月五萬金朝鮮殘燬未復餉給衣糧費更請乘小丙飛乞資糧期數月延至春汛後留戍已定規進止而本兵請留兵萬六千復聘偏非爽劉綎已備倭則總兵體加府銜郎部川兵五千假以閑訓練各偏將節制責以供遊或慮行長尚未歸巢最谷吳惟忠等南北各兵待行長歸議撤遊擊偏卒三千統以遊擊二員于鳳凰城湯站等處防守總劉綎調取應援便是時石司馬一意主款議撤兵省餉偏經略以師老無成功亦厭倦倭退弛担因謬依違其間然

寫局中人心事畫出

星變修省

氣倭多詐每陳兵難盡據狀陰事款而諱言款局奏揭前後異同終無堅決東征考

七月星變群臣上疏請

上出御朝講時彗星漸近紫薇垣紫薇垣者于象為君于地為莅神布政之所故閣部力請

上于視　朝臨政之外慎　起居于　宮闈綏督責于左右寡嗜欲以防疾散積聚以廣惠乃為修省之實而可默

慰上天垂戒之心矣出邸報

閣臣王錫爵等請發　宸翰免卜傳疏曰臣等前因雨後

新京特請

皇上臨朝受賀，冀得一覩天顏，以慰犬馬戀主之願。茲聞聖躬偶爾感暑，尚在靜攝，力雖未能趨出，而心實不忘。下交臣等念切瞻依，情深愛戴，敢不仰體皇上遵疾之意，而尤日冀暑退凉生，玉體康豫，自有親炙耿光之月也。臣等竊因此願有請焉。臣聞天地交則萬物生，上下交則萬事成。臣等謬蒙皇上股肱心膂之託，原與外廷群臣不同，必須精神常相流通，然後事務得以展布。今皇上口傳御批，聞常須出，然所須者十不二三。是上意未盡下宣也。臣等露章密揭，亦有數陳，然所陳者十無六

七是下情未盡　上達也臣請今後
皇上凡有宜諭更不須從中戶傳願
皇上親灑宸翰隨意數行俯示臣等容臣等即時據實條
奏以俟　聖裁臣等凡有所聞亦不必具章奏容臣等隨
事直陳簡明數語便達　御前仍望　聖斷即時信筆批
出以便遵行此亦聯屬泰交之一機也况臣等每見
皇上御筆發出抹誦欣玩　天語精當出口成章　宸翰
遒勁信手稱妙中間即有塗改增寡愈益見注思之詳審
用筆之變化乃近來往往有蠅頭細書親自揮灑而反托
之臣下勝眞不惟暴殄　手札抑且朦朧獨斷使外廷之

臣盡以爲臣等之潤色與左右之詐傳以致 明旨不信。
朝廷益輕深可惜也竊考 先朝故事 太祖高皇帝與
世宗肅皇帝齋居決事常信筆璽書數十百言批時近臣
即遜款手書復奏君臣上下之間眞若家人父子是以
宮府無壅而治化光明有繇然矣方今 朝事紛紜人情
觀望臣等既未得朝夕望見 天顏因感 聖諭惓惓眷
念臣等之心附效愚忠如此文肅奏草

於除群臣
皇帝敕諭內外羣臣須者 皇天垂戒災異洊臻野火飛
流河水橫溢濱卅損于風雹禾稼傷于霖雨至于彗星之
變尤屬非常朕仰承 天心仁愛上感上帷已齋居思過。

反己責躬。兼勅大小臣工。益加修省。外猶恐實德未孚蔀屋之下逮遐方荒徼之外耶不肖軍民其所以干上天和。是用痛心疾首。申諭爾等。朕念數年以來。各處民窮財盡。雖緣兵餉增加。供億煩費。亦多因有司官不勤撫字。恣意貪漁。或煩詞訟以利贖鍰。或重稱收以取餘羡。甚或積逋之稅。已蠲而復征。寬恤之旨。屢下而終格。以煩擾為精采。以刻厲為風裁。役得者市直以文姦。闒茸者偷安而苟祿。凡此數條。雖罪有重輕。同為民害。而撫按官或偏信毀譽。專任愛憎。徒給鐵刺者。登于薦書。倜儻無華者。列為下考。勸懲倒置。吏治何繇得清。今後但以小民得所為有司之賢否。以有司得職為撫按官

之賢否。其不恤民瘼無益地方者。即將議處。奸貪不法酷虐害民者。參奏拏問。如有眞心爲政。德惠及民者。即寔據特薦以憑優異。至若有災地方。倍宜軫念。責成司道課督守令。躬自踏勘。一應蠲賑事宜。作速詳議奏聞。不許苟且塞責。又朕往歲勑督撫官條上各邊優恤事宜。今餘一年。何故寂然無聞。有事則動至張皇。無事即不行體恤。恩威並損。何以使人。且國家養兵。原自優厚。只因官不恤將。將不恤兵。或指借公費。扣減多端。或給散不時。銀數短少。貪將藉以爲利。各兵借以爲名。邇推亂源。並屬在下。今後着督撫等官。痛湔夙弊。酌立科條。派銀給餉。定爲時日。不得

項剋那移。公積私費、一切裁省。不得絲毫扣減。此外如有呼噪倡亂者。斷當明正典刑。不得過爲姑息。其舉劾將官。亦須加意體訪。必愼必公。無得輕忽武弁。顛倒使將官不知自愛。以墮軍政。朕又念東征將士。荷戈異邦。三伏炎蒸。亘以陰雨。直以恤小醜暴。不得不然。其在朕心能無惻惻。前經略所報將士斬獲功勞。已着該部記着。候旋師陞賞外。其發去銀兩。不知各兵果否得沾實惠。日給糧餉。不知有無足用。及該大兵所過地方。民間不至騷擾否。數價不至騰貴否。都要着實查勘以聞。爾部院大臣。各有安攘之責。其益務同心體國。率屬奉公。采用循良。斥逐貪墨。

措處兵餉，計安軍民，無以浮辯亂真，才無以虛文先實，是政務爲國家任事任怨，以副朕畏　大同治平意，欽哉。故諭。

八月萬壽聖節，請受朝賀，不報。

先撤兵後諸將賞賚大分撥行

我師竟撥江歸各鎮，已得

上諭本兵旨，許封不許貢，經略乃遣沈惟敬良人倭營，促謝表，急圖完局，及部再議，併撤吳惟忠等兵，止留劉綎，益掣肘，遂與李如松並取回，以總督[illegible]代矣。東征[illegible]

十一月十九日

上御煖閣，召閣臣上，錫爵[illegible]；錫爵久離

皇上左右，欽蒙　聖恩累次差官降諭，[illegible]起至京，又蒙

欽賜銀兩服色等物　恩眷非常臣不勝感戴再叩頭奏今日又蒙　獨賜召對臣仰見皇上聖容充粹聖體康寧眞萬萬年　宗社無疆之福臣又不勝欣喜再叩頭賀畢

上諭曰卿爲因遠來辛苦朕心甚是喜悅臣對曰臣受皇上天高地厚之恩粉骨碎身尚不能補報何況區區奔走之勞

上又諭卿扶母來京可謂忠孝兩全臣又叩頭對曰臣今日正恐忠孝兩虧且如皇上召臣本付托以　國家之事目今外邊諸務雖漸有

頭緒。若于 朝廷之上。議論日繁。止因 冊立一事不定。
生出無數疑心。使
皇上受了無數煩惱。臣因此不甘。所以進密揭。力勸
皇上早斷。使人無詞。
上曰。朕意久定。遲早總則一般。豈為人言動搖。臣對 聖
意豈有不定。臣等亦豈有不知。但外人見無消息。止不住
胡言亂嚷。臣竊痛
皇上有何不明之心。難決之事。乃自受人這等閒氣。
上曰。朕知道了。恐後中宮有生。卻怎麼處。臣又對這事數
年之前說起猶可。今 皇長子年至十三歲。待到幾時。況

臣自古至今，豈有人家子弟十三歲不讀書之理，何況

皇子

上曰，朕知道了，朕子明年該長髮之期，卿所奏洞悉苦心

臣又奏，臣今日見了

皇上不知再見何時，伏望

皇上念臣之苦，三思臣言，將此事作速早斷，不必待冬至之後，禮部禮科再請，速臣等二三閣臣亦若不與其事者，省了多少煩惱，自此之後更望

皇上時出御朝，頻召臣等，商量政事，天下幸甚

上曰，朕也要與先生每常相見，不料朕體不時動火，臣對

勤火原是小疾止望

皇上清心寡慾保養 聖躬萬安以遂羣臣願見之望即

如今日 聖駕一出滿朝歡呼可見勤政視朝是治安急

務言畢 聖駕欲起又叩頭而出。王文肅集

閣臣王錫爵謝 允豫教分別長幼疏曰今日文書官杜

茂齋捧

皇上手札一道到閣 諭臣曰前者朕以卿而見若請豫

教册立朕已親允况今泰行行步疾徐猜且朕不老又無

重疾既卿屢揭懇請其册立豫少候行札且着于明春行

豫教出閣讀朕又思皇長子皇三子其齡歲相等今欲一

併行出閣禮還先後行出閣禮卿可詳擬來說欽此臣今日正以長至節後恐 中旨不出群疑又與方與同官臣志皐臣位商量表白 聖心支吾外議之策忽奉 手諭相與盥手叩頭捧讀再四不勝欣感不勝榮藉臣伏自惟匹夫之誠止知為 主疾熱無他奇見可以安 社稷定危疑者乃

皇上始終哀臣之苦請而特為慨許豫教少安人心臣之前疏所謂 眞聖主眞仁主眞英主不特臣等頌之而天下萬世亦將頌之矣其 冊立一節不徒曰候旨而曰少候可見候亦不久臣等自可計日而待本不敢再有煩瀆

惟是 聖諭所云且朕不老又無重疾以此爲詞乃似一向避疑之故所嫌專在于此臣不得不一剖明之夫今日臣等之所以直吐忠臆毫無忌諱者正謂
皇上春秋鼎盛氣體強旺且將千年于萬與天長久而不必拘此世俗之嫌也漢文帝踐祚之初年而其臣即曰子啓最長請建爲太子此豈老而有重疾者乎 祖宗列聖冊立皇子多不過數齡此豈亦爲身之老疾而遽爲不可知之慮乎蓋趂明趂早趂 宮中吉祥欲喜不須迴避之時故臣下可以進言而人心亦有所維繫也幸
皇上勿以爲疑亦幸勿再泥待嫡之旨久虛儲貳之位以

解衆心之疑其　皇長子　皇三子一併出閣自
皇上而言本子而均愛之均教之固慈父一體之念然自
外廷而觀　皇長子明年十三歲　皇三子明年九歲前
後相去四年豈得謂之相等大抵皇子生十歲而入學乃
適中之制今在　皇長子則太遲在　皇三子則又早以
事體言早同勝遲而以形迹言則以　皇長子之太遲形
皇三子之太早先後緩急之間一不慎而　聖心又晦矣
記得臣昔年于毓德宮茲見　兩皇子時　皇長子之年
正同今日　皇三子之年
皇上嘗其時憐　皇長子之弱而未許出閣矣則何以今

日遠信　皇三子之强而欲其早出乎且此舉本爲安人
心之計有如人心更于遲早生議論而不安一塲好事更
不得分曉此臣錫爵所以不敢主張並出之議而臣志皇
臣位亦斷以爲　皇三子决該少遲一二年原無妨于蒙
養而且使事有次第可以從容舉行人知　聖心可以安
靜不擾此必然之便計而
皇上萬無可疑者也其一應出閣典禮事關重大容候
勅諭到部即當會同部臣考古證今及　祖宗成法　上
請奉
聖旨朕昨覽卿所奏已知道了且朕之言老疾者非非疑于

卿等朕思今古人心殊異義利之心不同難以古證其粘

諭卿可撰擬來看諭卿知之

附閣臣王錫爵擬勑諭

皇長子冊立一事久已斷自朕心但以方在壯年不妨待嫡教緩今欲于明春先行出閣講學之禮其皇三子少待次年另行長幼之序即此爲定爾部裏更傳諭各衙門知勑奉行不許又來激擾其一應禮儀着臨期酌議來看

十二月閣臣王錫爵等請 皇長子先行冠禮疏曰臣等今日檢得閣中舊籍始知 累朝皇子出閣必先行冠禮以便接見講官其題 請又必先自閣臣擬 旨傳下禮

部方可據以奉行節今　皇長子殿下講讀之期擇在明
春二月初四日則冠禮例該于一月半之前舉行若不預
行傳示恐該用冠服儀物等項臨時造辦不前合行題
請伏乞　聖裁奉
聖諭昨覽卿等奏朕知道了朕意亦慮皇長子出閣未行
冠禮着甚冠服以見講官欲待明春正月中諭于卿等今
卿等奏來甚合朕意朕查大明典禮東宮與王衮冕皮弁
二服冠則皆同其服制異今欲行冠禮儀從何行朕意欲
暫着常服出講待冊立後再行加冠禮未遲諭卿等知欽
此　文崗

閣臣王錫爵催請出閣　傳諭疏曰今日又蒙　賜手札
諭臣等曰朕覽卿等所奏已知道了且買辦一節近疏乃
朕親自刪裁過的出講在外雖刪簡約在內各衙門造具
所用器皿物件及其備用等項所費不少如若該部科言
其過費出講少候二三年與冊立一併舉行庶可省費諭
卿等知欽此臣等伏讀後當即封送該科使其傳諭該部
一體奉行蓋自古朝廷舉行大事者自當不惜小費而人
臣將順大美者亦自不必固爭小節此政體當然亦進言
之體當然也昨該臣等因事納忠自
皇上而言但見以為饒舌正不知自臣等而言乃一力擔

皇上之深惟恐部科諸臣之有言也蓋臣等昨于下午出閣之後部臣楊俊民等科臣王德完等一齊見臣等于朝房商量此事在部臣則謂兩日查徧舊案並不見有出閣買金玉之事即據

皇上冊立後出閣亦無此項錢糧疑為內臣開寫之誤此以事言者也在科臣則謂　皇長子養正之初正宜示之以儉豈可使未覩聖賢而先覩貨寶未講書籍而先講服玩此以理言者也此兩言者臣等已經共口折之大約謂天子之子與庶人微賤不同　宮禁之務與外家寒儉不同即今　聖諭中所云臣等已先為

字字血誠

皇上言之矣夫臣等之外爲
皇上擔當口舌如此則安得不內爲
皇上傾吐腹心以來君臣之兩全公私之易處乎且今
國用至于空虛之極民生至于困窮之極遊費至于浩繁
之極人情至于思亂之極其不可一事輕舉以擾民一毫
浮費以虧 國皆 聖明歷歷所洞照者姑且未論卽如
近日出閤 命下朝士已有喧傳 聖心原無意舉行而
他日必將別生事端要行吹悔者臣等造次聞之不覺爲
血噴于口髮衝于冠以爲人臣疑謗君父至此幾當墮阿
鼻拔舌之刑而今 聖諭忽出少俟後舉省費之說使竟

舜之明。一舉一動皆被人窺破此臣等之所以為
皇上不甘也伏望　俯採愚忠亟先下明擬常服出講之
旨以絕人疑其買辦一節或別　勅該監示裁省之數或
明諭部臣即此就當將來　冊立錢糧令其從容辦納庶
國計可以支吾人情不甚驚擾矣。

閣臣王錫爵請寬言官疏曰今日忽又見刑科給事中葉
繼美之疏奉
聖旨葉繼美逞意蔓詞旁引黨救同類好生可惡孫繼有
着革了職為民不許朦朧推用譚一召安希范着錦衣衛
差的當官校扭解來京究問葉繼美姑且罰俸一年吏部

知道欽此臣等讀之不覺汗流滿背涕下沾衣不知
皇上何以發怒至此竊詳繼美疏意明稱
皇上英明獨斷事事裁决且深憫臣等焦心勞思言伸
救卽此四言顯是爲
皇上與臣等解紛乃近來所未見之公論也其所以欲寬
小臣者乃專是欲安輔臣所以欲安輔臣者乃專是敷演
皇上休容雅量之旨初非詆三臣之言爲是今 赫然動
雷霆之怒旣重罰繼美仍將孫繼有加重處分而譚一召
等至于差官拿問自
皇上而言固以爲信任臣等之意益專益隆而自臣言之

召侮諫臣激怒諫臣　朝廷之上興大獄諫臣萬世之下
以為排擠直臣蔽塞言路皆諫臣臣等且益危益苦益窘
益懼而斷乎無一日立　朝之望一刻安身之所矣且把
解重典自
皇上臨御二十餘年來惟有官吏犯贓邊臣失事之甚始
聞一行之今忽為臣等當歲除燕喜之時發此非常迅急
之怒即諸臣不足惜而臣等見　上天疾威父母震怒
如此魂飛魄散心碎口呆今夕何忍復對父母妻子飲食
宴樂也自今　嚴旨一出臣下奉行急如星火臣等方亦
當免冠徒跣而待罪豈敢更為外人伸解但念

一語可以天心之轉

皇上原哀臣等之無罪卽科臣亦惓惓于臣等之去留今不使之安而反速之去不惟非皇上委信之意且亦非科臣建言之意矣伏望亟霽 嚴威將譚一召等免行拿問孫繼有照舊降處其葉繼美遂中立原係言官且其議論頗平原無觸犯並乞 聖恩免其罰治則言官重而出位之風自息讜言容而妄言之氣自沮矣文肅奏草

是年鄒南皐端陽前一日至彭澤毋夫人舟泊大江相去十餘里南皐坐後舟泊邑城取大會郡城著纂他之邑簿尉相次來謁南皐懼毋舟野泊欲亟得夫歸簿尉

因此過也爲公爲貽對人略其過而予以自新之又爲指其行訓牖萬世以延永之

不見渠不無少望去其夫見而星散走入山自卯至午計無復之乃持尺牘呼尉至而厲詞詰之須臾夫集舟行家童輩謂不厲詞則不懼不懼則夫不集而舟不行南皐退而深自慚悔呼尉至以好語慰勞之遺祥刑要覽一冊然尤悔不能已因自訟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彭澤吾桑梓地奈何以一尉而遂忘恭敬心乎生平以理性爲主茲詞暴氣粗恐不可令知者見且不過謂尉可欺耳萬一尉有陶彭澤其人者束帶以去遂爲世僇人怒可輕視哉或曰聖賢處此何居曰聖賢寧從容以俟不忍以一事而戾中和因記之以昭過謂不如是與

賜在人所目慶何如

家僮有苦心者何與 衛平自記 洪業編

槜李有沈敬川公者善讀書以父母春秋尚每誦季路樹欲靜而風不息之句黯焉神傷遂棄章句留心盈縮之計以為甘旨地而所億饒之偏隨念立券以故日就豐盈而二人色養之隆尤藉是兩閣政更佐以大暢其志亡何兩親殁哀慕一如生時壯年兩閣連喪篤念伉儷題其居曰鴈貞寓不再娶之意已決然矣郡邑旌之曰孝義當已公天性高明樂施濟累著奇節有久負金之人一旦賫子母來償大異之問所從來得之鬻婦乃亟以金追完其偶焚昔券後生數子像觀公西晉友

以謝大田　此貪丹積　義說別紀　於言千古

人攜重貲至禾恐旅中有失全頓公家卒盜發掠無遺
物客亦自謂寄金安得獨留巳竟出所寄還之遠近感
誦又晉人某舟中被劫疑操舟人知情訟而窮治公委
曲開諭曰金失尚可復冤死不再生客旋意平得全者
六人至于持厚金脫戚人于縲絏激公憤全恭客于虎
口彰彰在人耳目何可泯也有子自省以文學補中翰
賢勞夙著兩奉　勅書發賑江右公速其行饑民色起
運餉山海公勸其駕餞戍腹克　溫旨有急公好義良
可嘉尚之褒公真不可朽也夫　載禾郡志

甲午 萬曆二十二年

正月

聖諭吏部昨歲各省災傷山東河南及徐淮近河之地為尤甚民間至有剝樹皮掘草子而食又至有割死屍殺生人而食者朕雖居深宮之中念切痌瘝不遑寢處曾經屢旨循賑不知有司曾否奉行小民有無沾惠况值此公私交訌之時不知各該地方除內帑濟糶或留或發之外別有急救便宜措處方略否其各處饑徙劫盜嘯聚成群又不知果已安撫歸農防禦有備否且今四方吏治全不務講求荒政牧養小民止以搏擊風力為名聲交際趨承為

曠業。費用傾于公庭。追呼徧于閭里。詞訟者不能禁止。流亡者不能招徠。遇有盜賊生發。則或互相隱匿。或故意耽擱。以避地方失事之咎。其各該撫按官亦只知滿限請獲。姑了目前之事。不知汰一切吏輩。一概汎濫。裁冗費。務省虛文。乃永遠便民之本。如此上下相蒙。釀成大亂。朕甚憂之。又如沿海地方。備禦久疏。倭寇情形未定。一應城池器械。練兵戰守之備。尤在所急。而近者將領之權既輕。不免責成于文吏。乃文吏又習為飾虛取譽。首鼠避難。以兵馬發殺之任。為劣處以強力幹事之員為粗材。好議論而不務成功。信耳聞而不信目見。此尤當今第一弊風。且撫按

事者弭盜安民得人爲本以後巡撫官缺你吏部照例題選用老成歛練曾經歷外任著有成效之人毋得專揀虛望其要害地方非但司道當擇即府州縣及江防海防同知等官皆宜慎選優叙毋得盡拘資格如有廢弛不修實政不飭兵防縱有浮名小才于地方百姓何補若撫按官不亟行參劾以失職連坐你部裏若咨訪的確亦不必待人奏聞即便議更議調以安地方近來人心玩愒朝廷詔令通不着實舉行題覆紛然竟歸兩可科道官亦不用心參駁成何法紀自今日諭出之後各務奉宣德意嚴出標準凡遇歷選行取考察等項一以安民弭盜實政爲撫按

皇長子出閣講學

有司之黜陟言簡必信法簡必行如有仍前玩愒欺隱定行重治不宥故諭 出文肅奏記

二月初四日 皇長子出閣講學侍班官二員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范謙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修撰李廷機講讀官六員翰林院修撰唐文獻焦竑編修鄒德溥郭正域全天敘檢討蕭雲舉侍書官二員制敕房辦事鴻臚寺司儀署署丞范可授誥敕房辦事中書舍人茅闇詩提調講讀各官侍班閣臣王錫爵趙志皋張位 出邸鈔

故事講必巳刻遇寒暑雨俱免至是定以寅刻亦不得免

時

玉牒成

進饑民圖說

光廟年僅十三歲岐嶷不凡讀書成誦作字有法每講閱臣一人入直看講而講案前有銅雙鶴故事叩頭畢從銅鶴下轉東西面立一閣臣誤出其上光廟瞩内侍曰移銅鶴可近前些避不明言意在默寓衆皆歎服一日講巧言亂德一節講章解曰以是爲非以非為是劉幼安當直既敷衍畢從容進曰請問殿下何以謂之亂德朗然荅曰顛倒是非蓋化詞臣之句而檃括之更覺明切退相語以為眞天縱不可及也出小品

玉牒成加恩纂修總裁官

刑科給事中楊東明進饑民圖說有畫不出寫不盡處奈何

收圖說是寫真切

三月初一日河南巡按御史陳登雲封進饑民所食鴈糞

閣臣勸請賑濟等復彖

聖諭云昨者朕覽饑民圖說時有皇貴妃在侍因問說此是何圖畫着死人又有赴水的朕說此乃刑科給事中楊東明所進河南饑民之圖今彼處甚是民饑荒亂有吃樹皮的有人相食的故上此圖欲上知民饑荒亂速行蠲賑以救危亡于旦夕皇貴妃聞說自願出累年所賜用外之積以布施救本地之民奏朕未知可否朕說甚好且皇貴妃已進助賑銀五千兩朕亦其少欲待再有進助一併發出今見卿等所奏着明早發與該部差官解彼賑用其中

宮等朕傳着各出所積之貲以助一時賑用又卿等欲捐
俸薪以救濟國用甚見愛國爲民至意且待鍾化民奏到
再作區處今諭卿等知 欽此
閣臣王錫爵請 親行 廟享疏曰臣等先因 聖躬久
在靜攝臣子之心以愛君爲重不敢以 常朝日講數有
煩瀆惟是孟春在邇例該舉行 太廟時享之儀誠恐臨
期又行傳遣此則 宗廟事重臣等不得不言蓋先是臣
之請假歸也嘗謂數事首以 廟祀不親爲規夫 郊廟
俱屬大禮其在今日俱屬曠儀乃臣芹曝愚忠顧以 親
郊爲後者以爲 天地雖尊猶爲衆生之公共父母人人

可以致敬人人可以用誠則亦有人人可以感格之理

皇上但自信此心原非無故而稱勞則雖間一遣代臣亦亦自能成禮而　天地亦或有諒之者至若　祖宗列聖則

皇上乃其親子親孫一枝一葉即今二百年來一統昇平之基是誰爲之開創奕世綿長之祚是誰爲之啓佑而使邈然異姓之人執俎豆奉蒸嘗于前氣脈精神何所聯屬

聖靈悵愴何所感通此其非所以綏　神靈而延福祚也矧　郊祀禮繁又須行必以夜而其設壇又遠在都門數里之外

皇上爲玉體珍調計皆可以此爲辭若　廟禮止于須臾對越原無　郊壇陟降之勞而今次夏享在寅又無夜寒風露之苦且　廟廷咫尺一乘趾而可達又非有警蹕清道之煩侍衛關防之慮

皇上何憚而靳此一出哉古人祭祀之詩曰曾孫維主而幾之日以介景福又曰天被爾祿今主祭者非曾孫則使何人受其福祿此臣等一體股肱之臣所以有惓惓忠而言之不得不切者也伏望

皇上永思先業之維艱上畏明神之有赫趁今享期數日之前預養精神齋在　親臨行禮庶幾　神以類歆祝史

可以致詞而祭則受禍臣工亦精其餘慶矣奏記

四月閣臣王錫爵以病乞歸疏五上

帝以發倭未妥東虜跳梁遣官宜諭懇留復疏謝其略曰

皇上之所以留臣為國事也臣病中之一息不忘者亦此

國事也目前國事莫急于倭虜而臣與同官平日討議亦

自有定着倭非我叛臣若真心向化決無絕理又非我孝

子若分外要求決無許理羈縻為馭即此兩端而決若其

他盜庭之議甚至欲捐歲幣之財而恬不敢道一介之

使則非臣之所解至東虜跳梁雖起于乘虛伺隙而其實

皆緣將不得人兵不識將有功者或以浮枉掛議有罪者

馭倭

禁將

或以蒙蔽逭誅故闒茸之極馴至于此若識其弊而亟反之可保無肩背之慮此處倭虜之大綱即留臣經年所守只此數語至于羽書之絡繹夷情之細委必精明强幹者始能審詳而臣已足不可移目無所見

皇上復何所賴于臣哉

五月

上以閣臣王錫爵患病沉重特發銀五十兩命遣清宮道官白昭忻于棊王廟建保安醮場三日三夜爵上疏謝

恩報聞

閣臣王錫爵救銓臣疏曰臣臥病月餘本有　明旨令不

以國事關心凡閣中機務毫不敢與聞獨請添閣臣一事發之自臣故不免日夜在念昨忽聞部疏發下以點用二臣方慶 國家得人不勝歡忭而隨聞有 旨切責吏部重處該司官顧憲成等則臣又不勝踧踖即床前盈尺之地有若不能自容者臣伏思吏部此番之罪在于不能潛會
皇上之意而實非敢顯逆
皇上之旨
皇上之不許拘泥資品為部院等衙門也而該部誤以超用為不拘

皇上所云堪任閣臣。爲待次翰林官也而該部槩以已任者並列。此其愚暗之罪固無所辭然　聖意深婉苟徒以其辭而已雖臣等亦不能測識者而不可以專責該部也。至于部中從疏、臣尚未見不知李世達因何列名、必世達即前次所推用奉

皇上通寫來看之旨。不敢有所去取乎。此亦不知變通之故而似非敢于專擅也乃今竟爲此發非常之怒用不測之威而　聖心不安同官二臣不能先事將順而二臣不安。新進閣臣爰立之　命與　威命並下。而新進閣臣不安尚書陳有年以病在告聞屬官爲之得罪而有年不安

都御史孫丕揚與李世達資品相同而丕揚不安文選司官數年之中管曹以去者至再至三而以後之為文選者皆不安科道官因

皇上責其不言轉相驚擾而科道官亦不安凡此數不安者其端皆始于臣請添閣臣之一言臣身不能報 主則亦已矣而顧反以垂死垂去之語干 雷霆之怒傷 國家之體貽縉紳之憂此其初心謂何而其不安又奚止百倍于諸臣而已耶止緣臣病憒顛倒識慮不周以致妻卜盛典震蕩驚虞一至于此臣誠去有餘戮死不塞責旦夕出 國都不敢復望 溫綸請正臣始禍之罪盡將臣官

[illegible]獻忠言
事事急切
語語痛楚
宜公在世

袞華。而薄吏部司官之罰。庶滿　朝人心安。而臣之心亦
安矣。文肅奏草

閣臣王錫爵入疏乞休。
上御筆特旨云朕之不逮有累于卿。又知卿有去志。既屢
屢懇辭。特准暫假閣務。携病扶親歸省。還加吏部尚書兼
建極殿大學士。特賜路費銀二百兩。彩段六表裏。還着行
人一員護送馳驛去。待卿病稍瘥。着撫按官即時具奏召
用。該部知道。文肅奏記

閣臣王錫爵。獻忠疏曰。臣卽日且上辭朝疏。咫尺　天光
贈言萬里。雖犬馬不能忘情。而况臣之遇　主最奇。家

言以見盖

恩最渥，此歸之後，死生不可知，忍遂無一言竟去哉。第苦神昏氣短，語不多及。謹伏枕口占數條，竊自附于鳥死鳴哀之義。仰瀆　九重，倘稗百一，伏乞　聖明裁察。

怡養身心

一、臣之此去，耿耿之懷，惟恨不得瞻辭　御座，一奉皇上起居，所恃以少慰者，以嘗覲見　聖體充腴，　聖容睟穆，百疾自不能干。顧聞不時動火，火生于肝氣之不平。然則戒怒以平肝，不可以年壯氣盛而不加之意也。夫以天子而怒匹夫，聖人而怒愚人，威何所不加。然正恐其不直得怒，而徒以自損耳。譬之一身手足很狠，天君亦豈得泰然望

皇上從此一以養身為重怒發能制怒過不遷萬萬年

宮府內外太和保合之休端在于此臣不勝首願

現行郊廟

一人主之精神無日不通于天地祖宗而郊廟二祀乃其所藉以聯屬精神者然祖宗較天地更親切廟禮比郊禮更易備而近來每遇廟享往往以異姓臨之為無可感格之理臣已屢疏上請未見舉行此乃水木本源春秋雨露聖情自有不可解者况須與對越原不妨于順養故臣望

皇上習勞勤政先自此始

御前勤政

一令進言者類以朝講並請臣獨以為

皇上既安靜攝養而講章又已進 御非必勞立竟日而後可以啓沃 聖心惟是 御朝之事則天下臣民與人主通者惟此一脈政令待此而行人心待此而定一刻臨御勝于百刻批覽面決一事勝于手勅百言此臣泰交疏中第一義惟 聖明勵精行之

一部令不重則天子爲無權乃今非但朝令夕改蓋有上俾于改而聽下之自改者矣且法禁視貴賤爲寬嚴賞罰視緩急爲行止馴致欺玩夫復何言此今日 主權不立朝政不清之根本臣自愧受事兩年莫能救挽望
皇上與二三輔弼加意圖之

皇上每見人請錄廢棄疑其市恩要名臣今身已去矣何
恩可市何名可要乃尚欲譁譁若劇者惟望
皇上稍損成心自擇而自用之或十中拔其三四或已用
之後旋而考其職業不效再黜不妨此正所以絕市恩要
名之路耳今一槩重與人以爵祿而輕予人以名譽其究
也名譽與爵祿爭權而輕者反重是徒驅之使市恩使要
名也不可不深思
一今之議論不患其多而患其浮核其浮則自不多矣毀
必求其所以毀譽必求其所以譽談戰必及兵談兵必及

批答疏

餘以虛實爲是非以賞罰爲虛實則道聽塗說者諞而老成長慮者進議論皆爲用而不爲病矣至于狂瞽犯顏之論則所謂君仁臣直不得不容而科道官以言爲職尤不可造次加譴臣之禍心所以屢聞謗而不怒者蓋實欲以身悟　主使　朝廷之上都俞與吁咈相資愈光　聖德也

一章奏留中與　御朝疎闊其害相爲表裏以臣言之言之當者不可留中不當者不必留中留不了之議論則廢事留不結之罪案則廢人是是非非何不明白與天下共之而使人日相猜相伺于影響之中也

留老成

一老成人乃　國家之元氣。今六部大臣。乃有司部乞休。
皇上爲之屢降　溫旨勉留。其于維持元氣得矣。然當審
定其人品。人品定則雖百人譽之。必不以朋黨致疑。百人
毀之。必不以駭眛投杼。用其身則必當使之安其職。惜其
去則必當使之全其體。此乃所謂真惜老成也。

明慎罰

一事各有主。雖父子兄弟不相及。而近乃有因一人而累
眾人。以後忤而益重前忤者。此　雷霆之威。問以爲不測。
雖以爲常。常則玩。玩則輕犯。犯者多則　朝廷不勝其處。
而臣下不勝其辠。此欲止火而益之薪也。臣敢以明德慎
罰爲今日之規。

抑省財用

一今中外所急最苦無財多方以求出利之孔當必參半畢竟節之一字較爲穩著且先守穩着而徐求倍息可也今縱未即發内帑之財以濟司農之急而各處織造燒造及取金取銀之類終望

皇上省得一分使民受一分之賜

抑練兵

一今天下爭談兵矣以臣愚見遼東之患不必在倭而在虜倭之患不必在北而在南馭之之策不在欵與戰而在備備之之策不在添兵而在練兵年來非不屢經申飭而將吏未見有着實奉行者乞行該部立一劃情賞罰之格以必行必速爲主而沿邊沿海地方雖有司官亦當擇練

事知兵者任之有不教者作速議更不可姑息

一各邊虜情既以通款在前今亦不必務求意氣責其為孝子順孫但當持完大體寧忍其求勿受其紿且如東邊責而西邊搶其貌恭而其情勝必令各督撫官毋分彼此毋事姑息使作逆者必絕而後效順者可堅乃為長慮

一今內外諸臣惟邊臣任最鉅心最苦亦惟邊才最難得而論事者輕彈若侮之深可隱痛故臣以為邊臣非大欺大罔則小敗必當容小勝必當錄豈可使之不畏敵而反畏議論也至于邊臣之中將才尤難得尤當愛惜但馭之不可不嚴今惟其賞或踰時以至罰亦久廢便人人輿仄

心悼首。苟避文罔之愆，而遐事不可為已。此當深戒。

一臣竊歎從來災荒，未有如河南之甚者也。

皇上恩詔一發，而盜賊皆投戈以去。顧有災不及河南十分之一，而反蕭然不聊生者，誰

皇上所加意諄何耳。令申飭吏治。旨雖屢下，而條檄趨迎之風自如。此非必奬循良，緩督征斂，而嚴為貪酷之罰，則空言無益也。至于撫按舉劾，其同理無兩。是鼓舞激揚，全在于此。是在求其實而已。臣言止此，人所共知。況以

聖主在上，賢執政在下，豈反待病臣叮嚀而

皇上或念臣垂死之言，不可復聞天下，或諒臣已去之人，

河套本不可棄既以而事之難即使淨洛用之兵費無算而地利又不足以供饋餉故今以乘機為患念之策恨多以此議為迂也

無他偏曲倍加省念重以糧恩則未必無分毫之助也文肅

表草

文肅著復河套一議爲昭代經濟名言附錄備考

蓋聞智者必待時而舉事君子不狃勢以圖功是故理有所當盡而機有所宜審志有所必奮而謀有所不可略者是之不備難與慮終矣河套本中國故壤界以黄河固天之所以限華夷也詎宜棄而不守藉寇資盜然揆以今之時勢則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算是故不能不爲國事者深長思也河套自周秦以來爲國爲郡漢置朔方唐城受降據險

扼胡往跡具在我 太祖以神武定天下 成祖躬御六飛三犂虜庭其虜既殘破我亦未暇舍黃河而衛東勝計則偏矣後又撤東勝而就延綏套地遂淪之犬羊矣然正統弘治之間我雖未守彼亦未取不見可欲其心不動不奪所恃其爭不力取之可也乃竟因循盡地自守捐天設之險失沃野之利此邊疆之臣所宜臥薪嘗膽而有志之士所以扼腕而攘袂者也先巡撫余肅敏公置鎮榆林想亦有志斯舉而套卒未復鎮則空設開壘無間轉輸難繼孤懸獨立砂磧為墟外之不足恃為藩籬內之無所資其賦役不有其利而益慮其勞豈

賢豪固略于遠謀抑其時或有掣肘而未終其志耶然弘治以前我軍猶歲常搜套擣其巢穴尉是我謀日疎任虜出入涉流履冰揮鞭近塞莫所顧忌今且盤據其中游其畜牧遂其生養將之爲家成業久矣又今昔異時强弱異勢事體利害之緩急人情好惡之向背萬有不齊不可以不慮也欲一舉而復之無乃難乎故曰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策也請極言之以千

天驕夫敵有盛衰我有强弱以强值弱僅足相當以弱值强是爲無策漢武雄斷天啓衛霍不世之將也從幕四出不能一屆單于之膝成哀短

詐。內蒙且生而呼韓稽顙願保蕃北。此何也。漢武值其盛强而彼衰際其衰弱也。馬步矢刃各有所宜主客勞逸。徒步與狀韓信背水置陣死地以生魏武舍鞍馬與吳越爭于舟楫之間。烏林創跡是何也韓信以死地為生而得其逸魏武舍中國之長而困于所短也。人情莫不愛其親然負米以資其養與遇變而捐其患緩急自有不同人情莫不愛其身然一勞以永其逸與暫息以休其體向背亦為殊等喪先王之乘舟不如死則取舩艤者必濟義兵諷歌思歸則定三秦若易為力也我國家稱天下于胡元天威所及雷擊風掃逍虎遊魂

存喘息年來收養殘孽兼之虜我生口甘誘月息卽今小王子俺荅諸部落可三四十萬觀昔之奔命窮荒不見馬矢者盛耶衰耶强耶弱耶而我承平日久軍政多偷三五年來雖頻廑廟注意邊防漸次振舉而其弱籌處耗財用其功業也非一矣回視 二祖之時其强弱盈縮又何如耶河套久淪虜中間諜罕至虜又屋居畜牧其內山川之險易道路之紆直水草之有無我不可必知也提軍深入其境能無虞乎夫塞以內我中國地也將領講求其形勢卒伍諳記其要害尚不能悉而況塞以外乎今我勞而往彼逸而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

彼騎遍野。一呼而集。得有小利。歸途尚難。倘失鄉導。全軍何賴。數萬之衆。緩行持重。則虜備益嚴。疾行趨利。則輜重在後。且克日有定期。裹糧有定數。虜遷徙靡常。則戰無定地。遠近不測。則戰無定期。一戰之後。虜或保聚或佯爲逃遁。笳角時聞。壁壘相待。已離復合。終不渡河而我軍于此。戰耶退耶。兩相守耶。數萬之衆出塞。亦足以數萬之衆援之否耶。有騎將以通糧道否耶。保無抄掠不至匱乏否耶。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者。虜之所長也。守險者。我之所便也。弓矢利于馳擊。而火器利于守險者也。舍火器守險。而與之馳射突擊于黃

沙白草之間得那失那寒下兵即塞下人也所墾廬舍先人之所營妻奴眷屬骨肉之所居禾黍桑麻產業之所具牛馬牲畜身養之所供迫于兵刃怵于生死尚每每退怯以煩上人之督責令驅之于無人迹之地限之以可立盡之食要之以難必成之功苦之以即不罷之役恐之以將從之禍而欲得人之死力可乎議者欲整六萬之衆為三歲之期春夏馬瘦為虜弱而我利于征秋冬馬肥為虜强而我利于守春苑于套秋守于邊三年三舉虜必難支待其遠遁拒河為守是固一說矣然天時物性不甚相遠也秋冬虜馬肥矣而我馬不亦肥

乎。乃止利于守耶。春夏虜馬瘦矣。而我馬不亦瘦乎。乃獨利于征耶。夫春夏馬瘦。而虜騎不能入寇。然坐以待我。誠恐其擬擊我也。秋冬馬肥。而虜強。既能爲寇。則多方設謀。誠懼其報復我也。六萬之衆。非所以襲人千里之途。非所以自逸。轉盼之間。情態異狀。蔵一爲之。以待三舉。其可得乎。兵家勝敗。本難預期。一舉失利。士傷馬耗。議論蜂起。則將巳之乎。竭天下之力。排天下之議。以俟其成乎。三年三舉。咸可得利。虜敗而守。我去復來。終不渡河。版築難舉。則將何時巳乎。蓋議者見近時搗巢之舉。所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五堡之處。虜亦不來深競

以爲套地易復然復套于是二者實有不同蓋偏巢因其近塞乘其不備勝則倏忽而歸敗亦支持以退舉足南嚮便是家門壕塹城堡爲援可恃復套則深入人境後援不繼勝固艱難敗虞陷沒事勢異也夫必勝之兵有限之矢李陵所以失也今我之將士果能爲陵之所不能爲者乎往城諸邊寔近我上又沿邊之地廣原不以爲利故雖城邊築垣少有侵取虜不恤也套地則自火篩入寇以來據以爲家四時之間不離駐牧一旦欲取而有之彼肯寔然不有爭乎事體異也故曰殺虎者易奪虎子者難奪虎子者易奪虎穴而居者難今于未能

殺虎而奪其子欲處其穴得乎夫先據北山將勇者勝趙奢之所以得也今我之將士能爲趙奢之所爲者乎若曰俟虜出套拒河爲守先將渡口及可以履冰道路承築垣墻以次移置邊堡于沿河如昔年王晉溪近年張南川及總兵官周尚文所論似若可爲而不知今日諸酋各有分地套地爲吉囊四子所居控弦者當不下十萬餘豈有空套以出之理沿河計二千餘里築垣爲限豈時月可完移置邊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堡置兵非千人不可而遊徼瞭望哨守者不與焉二十萬衆不止也誠恐布置未定而爭穴之虎至矣况吾邊去河動

輒千里二年之食爲數倍蓰沿邊所出僅足自供蓋以此數必仰內地由內地而輸之邊遠者三千里近者亦不下千餘里而又自邊而輸之于河即獨道可通飛輓實難此尤所當熟慮而深思者也然則套中之地其終不可復乎曰事變之來至無常也要之君子不可有徼幸之心夫秦之所慮者胡而終秦無北邊之虞漢之所備者胡而中葉有款塞之順事變之來孰能逆覩我

皇上以聖德建極元老以上智作輔天心助順將來虜之盛衰强弱虜能保耶自相攻擊如匈奴之南北屬遭疾疫以先零之殄滅豈無期耶彼有其隙我乘其敝套地

之復此其時乎謹我寨障飭我戎備和我行伍固我元氣以俟其隙計之得也故曰知己知彼百勝之道也若不察虜勢之强弱不審事情之難易不揆我力之有餘不足使塞下之民迫于備禦者常息不獲定沿邊之卒傷于鋒刃者瘡痍不獲起横挑强寇以事非常則愚所不解者也謹議

鄉試考官

秋定京省主試官順天庶子蕭良有洗馬劉應秋應天諭德李廷機中允周應賓浙江編修吳道南戶科左給事中吳中明江西編修黃汝良刑部主事彭應捷福建檢討王用兵部員外方應選湖廣刑科給事中葉繼美工部主事

莊懋華、河南、吏部主事劉文卿、兵部主事賈維鑰、山東、工部員外王登才、戶部主事韓邦域、山西、工部員外朱汝器、戶部主事金時舒、陝西、刑科左給事中王嘉謨、工部主事業鷹、四川、兵部主事江中信、刑部主事袁樊英、廣東、兵部主事曾偉芳、刑部主事劉毅、廣西、刑部主事劉宇奇、評事汪治雲、南戶部主事李徵猷、刑部主事陸夢履、貴州、刑部主事朱思明、評事饒子儞、一人

順天增監生中式二十名不爲例○貴州增中額五名著爲令。

中式各省解元、順天余應詔、應天龔三益、浙江譚昌言、江

西張以化、爲楚王儀、湖廣秦繼宗、河南趙三極、山東洪良範、山西張應徵、陝西李子芳、四川羅天鑰、廣東李梓中、廣西傅登第、雲南金本高、貴州俞政、

議日本封貢、將顧養謙代于寧遠、宋應昌、稱刺刺大兵不可輕、總督乃傳檄、留各兵止火器于朝鮮、而南非將領吳惟忠等、巳先時西還、而請款倭將小西飛適留廣寧、叩謁爲言請封、及抵遼陽、微聞闔酋表文且至、恭土邊 旨歇兵止草論文、繼所得倭吉兵歸論行長、并遣游擊周弘謨往疏、得倭情甚悉、

上嘉養謙力主歇兵、多膽略、已石司馬星因朝鮮請不給、

又因前倭所從

依探兩戶

并議撤劉綎兵而總督疏請封貢並許不從惟敬初入倭即言封貢倭以是退王京還王子俘蹟有命後因　中朝無意許貢遂就以報本兵在我不宜中變示倭無信即經略應昌密有終始講貢之說貢道宜定寧波關白宜封為日本王請擇才力武臣為使以惟敬從諭行長部倭盡歸真封貢如約

上命九卿科道會議先是惟敬歸自倭營即有和親之說

小人不知大體

疏云和好親密倭稱郎中何喬遠等忿請罷封至是給事中林材參督臣朋欺御史唐一鵬參李如松開封釁而遼鎮都御史韓取善疏倭情未定請封貢並絕不司馬亦張

皇恐關白不能放歸糜會九月朝鮮疏請許貢保國

上始切責群臣阻撓封貢本兵不能主持逮號御史郭實等　詔小西飛入朝大計將改總督侍郎孫鑛新受事差任抵京石司馬復邀如正公小西飛等殊揚揚過　闕不下既集多官面譯要以三事一勒倭盡歸巢一既封不與貢一誓無犯朝鮮並無異意以聞

上復諭于左闕詳定詞加周覆大略上請封如石司馬指時甲午十二月二十日也

上乃定封議命臨淮侯李宗城充正使副以都指揮楊方亨同沈惟敬往以上出采征考

世貞　世異

廣東順德縣李氏生子名世興二歲不言善書大字如白沙先生體四歲時貴陽馬御史文卿按廣東召見抱膝上令寫字甚小握甚固作字如碗口大揮洒甚疾蓋神童也或曰有物馮之未可知出小品

海寧城外海沙可七八里際城五丈為塘東西海鹽烟墩相望次年沙沒海水直叩塘址以長竿測之不得其底衆洶懼將徙城避之無何大風雨衆盡潰縣令亦挾印走既息城無恙令率衆復歸未幾塘外沙露尺許久之復舊出小品

是年禮部尚書沈一貫陳于陛入東閣

皇明從信錄卷三十七